



毛澤東傳

【美】 R·特里尔 著
劉路新等 译

毛澤東傳

【美】 R·特里尔 著

刘路新等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牛素琴

王亚民

李 方

封面设计：李 欣

毛澤東傳

〔美〕R·特里尔 著

刘路新 等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16.25印张 403,000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4次印刷 印数：220,001—270,000 定价：6.45元

ISBN 7-202-00359-7/A·2

出版者的话

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滚滚的大浪不尽悠悠，孔丘、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成吉思汗、康熙帝都成了历史的过客。

·二十世纪在中国土地上，诞生了一个可与秦皇、汉武相匹配，并高于他们的伟大人物。

·是他，创建了新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因之增添了熠熠光辉。与人类任一其他国家巨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庞大、古老的龙的国度的变革更加剧烈。使曾经是地球上最富裕的民族，摘去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渐渐回归原有的本色；

·他，一种独特学说的首倡者，摒弃了苏联式的教条模式，将农村作为革命的基点，把农民作为夺取政权的主力，这使得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惊讶不已；

·他，一位军事战略家。他深谙军事战略，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战争全局，至于具体的战术问题，他从不经意，因为这些留给下属去制订和完成会更好些。他身经百战，但没有留下一块伤疤。他所指挥的战役，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葩，它将如同它主人的灵格永远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他，更是一位诗人和艺术家。他的诗词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他的书法汪洋恣肆、任意挥洒、自成妙趣，将他列到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行列是毫不逊色的。

他，毛泽东——一个中国人民熟悉的名字。他是圣人，也是凡人，但不是神。他犯过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他对经济不那么精通，以致在管理中国这个偌大的国家时出现偏差，他不断把中国这棵成长着的经济大树拔出来，以检查其健康程度如何。✓

毛泽东，这位中国革命中应该认识和研究的人物，在我国至今没有本象样的传记问世。美国学者、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 R·特里尔以其横溢的才华写了《毛泽东传》。这部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极大轰动，三十余家国外报刊给予极高评价，将它誉为“世界关于毛泽东的最重要的著作”。

R·特里尔先生以其记者特有的敏锐和评论家特有的深度对毛泽东的一生作了追述。他的观点基本上与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相一致。诚然，作为一个西方学者，由于观念上的差异和占有资料的有限，对毛泽东的评价未必完全正确，个别观点可能与我们的看法相反，我们阅读时应持客观的态度。对个别的段落和一些较为激烈的言词，在征得 R·特里尔先生同意后作了技术处理。书是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和思想的凝聚，我们不想也不应该使它面貌全非。也许这样，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指责，我们诚挚地希望予以谅解。

毛泽东，作为躯体已经离我们去了，但他的灵魂与我们同在。✓

岁月更迭，中国正在走进一片新的天地，还会出现新的杰出人物。毛泽东自己曾说过：✓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文版序

已经以六种语言出版的《毛泽东传》，又有了它的中文版，我非常高兴，它终于来到了最关心它的人们中间。

今天，人们小心翼翼地评论毛泽东的时代，特别是他的后期。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重视经济，而是以政治统帅一切；人们极少关心中国以外的世界，而是关起门来高呼口号。当时只有毛的像章和“红海洋”，人们的思想意识就是“为人民服务”。

然而，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岁月更迭，中国正在走进一片崭新的天地，正在抓住新的机会。毛自己曾经说过：“难道死了张屠户，人们就要吃带毛的猪肉吗？”

回顾过去，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毛领导的革命在某些方面已经结束。炮火已经停息，硝烟已经散去，人性开始回归——带着它顽强的个性和执拗的梦想。

在《毛泽东传》一书中，一位外国作者为中国人描述了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生活。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经超出了他的国家。人类有着某些相似的特质和志向，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标准衡量人类的领袖人物。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是：他为他领导的人们带来了什么。

作为一名外国人，还有第二个因素使我意欲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在对中国作了近25年的访问和研究之后，我发现，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明了。当然，在中国，近几年关于毛的新资料不断出现，例如关于遵义会议，而

且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史料为人所知；但是作为外国学者，他们可以不断努力去挖掘一些中国尚没有公开宣布的资料。例如，为了写《毛泽东传》一书，我曾到过印度尼西亚、缅甸、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国家，拜会了那些曾见过毛的外国领导人，倾听他们对毛的评论。

1976年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的变化使我怀疑当时官方的“正确性”。那时我曾为邓小平辩护，我告诉过一些中国官员，作为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我认为，说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荒谬的。但有些中国官员不同意我的看法。而多数官员与人们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于是，我决定仔细分析研究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和它最近的历史，并决定要写两本传记。首先，我选择了毛，然后我又写了江青，前者是人们公认的英雄，后者则是一个恶魔。

在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和个人意志的相互作用。应该说，在毛的故事中，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传统意识、大写的自我、人际竞争、健康状况等等，在毛的生活中都是一定的影响因素。我努力把毛描写成一个人。

有些中国人建议我不要写关于毛的书，他们告诫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决定不过分涉及敏感的政治，传记不应该追赶政治上的时髦。本书的后记对毛作了进一步的总结，有些方面与198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对他的评价是吻合的。

同时我在书中还谈到了权力集中的问题，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是得益于毛的领导的，而文革中又深受其苦。重要的是，对毛在六、七十年代的悲剧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能把一切错误都加在毛一个人的头上。

一种革命被发动起来后，不再需要其他的“革命制造者”。但是，有人企图贬低毛是不可取的。在这里，我要坦率地说，毛在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并不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

题。在权力集中而且不受人民制约的地方，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动荡不安、主观武断和因循守旧。

当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而且不受任何约束时，掌权者会认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和权力的本源。

我注意到，自1976年以来，中国在检讨自己的失误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起初，人们都把错误归罪于“四人帮”。

后来，毛被肢解为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据说，“四人帮”的破坏和毛的失误应对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负责。

当一些中国人对整个政治体制发出“诤难”时，开始了第三个阶段，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要搞改革、开放。邓小平本人也鼓励这种“诤难”，他首先号召进行“政治改革”。政治体制问题会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这在当代是一个热点。

毛有很多不同的言论，其中一些很有意思。在他生命的后期，他似乎理解了政治所能达到的界限、斗争的永恒性和人性的特点。尼克松对毛说他已经改变了世界，但是毛不同意这种赞美：“我并没能够改变它，我只是改变了北京的一些地方。”

毛具有使人惊讶的能力，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毛晚年对自己的制度所作的毁灭性的打击。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厌恶政治。这就又产生一个问题：在毛以后的中国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将会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

最后，我要感谢译者刘路新先生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是他们的辛勤努力才使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看到这本书。

R·特里尔

序 言

深沉的面庞上是中分的黑发，纤细的双手，直射对方内心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下颏上的黑痣在没有皱纹的宽阔的苍白的脸上尤其突出。“这是典型的中国人”，一位认识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缅甸人评论道：“他没有周恩来的清秀，但是显得慈祥宽厚。”

在八十二年的生涯中，毛泽东的外貌没有很大的改变。青年时看上去略有焦虑和渴望，办公室中的领导者则显得对自己相当满意。他慢慢地发福，同时也失去了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神态，对一切事情应付自如。“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位在他有生之年见过他的泰国领导人说：“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

同时，处于注意焦点的毛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可以同时思考六件事情的人物。毛从来没有失去他的两重性，像绷紧的铁丝一样单纯，又像猫一样敏感。

他引经据典，几句话就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使对方激动起来，宽松的裤子和朴实的服装会使另一来访者大吃一惊。脸部的上半部分表明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丰满的鼻子，圆圆的下巴。

毛的动作并不优雅，他是一个行动笨拙的人。美国妇女活动家A·史沫特莱带着政治的和个人的热情在三十年代曾试图让毛唱歌跳舞——像她与其他中共领导人所做的一样——但最后不得不生气地放弃这种努力。“骄傲阻碍了他跳舞的企图”，在这同一时期

认识毛的一位流放中的日本共产党人说他的舞蹈看上去象在做操。毛的舞蹈节奏是不自然的。

毛跳舞时急促的推拉动作并不会使舞步混乱，这种平衡——如果存在平衡的话——来自于对方的快速配合。他说自己部分象老虎部分又象猴子。他的性格中冷酷残忍的一面和唐·吉诃德式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

他的手迹表明，这是一个可以选择自己的心境而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字体大小皆有，纠缠在一起，用绅士派学者的标准衡量，这并不是“好的”书法。

因为毛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人们从来不知他的内心深处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尽管毛是一个平静的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并不是没有脾气。来自密苏里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三十年代早期常见到毛，他曾说过，毛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被动的态度。

毫不奇怪，毛不能经常引起别人的爱慕，在这方面不如周恩来——甘愿立于毛的阴影之中的高级官员，或者朱德——一位坚韧的极易犯错误的经常咧嘴笑的中共官员（史沫特莱与二位跳舞配合得很成功）。

“我简直不知怎样与毛交谈，”一位与毛和周恩来都打过交道的印尼人说，“与周而不是与毛在一起——可以有热烈的讨论，你会完全知道你的位置。”

毛生于1893年，死于1976年。在这一时期，几乎中国的一切事情都翻了个过儿。封建王朝被推翻，战争像有轨电车一样来而又去，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密友翻脸，斗争的火炬传给新一代，而他们并不像毛那样感到它的温暖。

毛活着，面对一切困扰。他看上去更像一位祖先而不是一名政治家，他使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一农民的儿子生存了下来，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砸碎了存在于人类五分

之一人口中的旧秩序，同时又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惨遭杀害——他却并没有失去一只胳膊、一条腿或一只眼睛。

在他个人的身上缠绕着中国革命的故事。

应该给毛泽东以什么样的画像？农民起义者？他劝导并率领从稻田里和江西山区来的群氓组成的草鞋军队，夺取了地主手中的统治权。

军事指挥家？他说过他的饭碗从未像在战争中那样起作用。

诗人？他经常在战争结束时以诗人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激动，描绘中国山河的壮丽，很少例外。

在为拯救危难的中国而向外部寻求灵丹妙药的很多中国爱国者中，他从欧洲借来了——不是机器、宗教或自由宪法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借助于灵活的技术，他以此酿造出拯救病入膏肓的中国的良药。

帝王？他教会中国三代人面对二千年的禁条和权威大笑，然而最终，或许他自己也感到了绝望，成了天子的镜像，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和法律——可怕的证据表明，旧世界的阴魂已逐渐附于新社会的身上。

目 录

童年的岁月 (1893—1910)	(1)
读书 (1910—1918)	(17)
更广阔的世界：北京和上海 (1918—1921)	(39)
初露组织才能 (1921—1927)	(64)
奋斗 (1927—1935)	(105)
把握未来 (1935—1936)	(141)
抗日 (1936—1945)	(162)
圣人 (1936—1945)	(184)
成熟的桃子 (1945—1949)	(203)
“我们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1949—1950)	(229)
改造 (1951—1953)	(245)
建设 (1953—1956)	(259)
阴云 (1956—1957)	(280)
体制的修补 (1958—1959)	(303)
苏联与超越 (1958—1964)	(325)
退却 (1961—1964)	(338)
乌托邦的动摇 (1965—1969)	(355)
树大招风 (1969—1971)	(388)
尼克松 (1972)	(413)
破碎的梦 (1973—1975)	(428)
强弩之末 (1976)	(465)
结语	(494)
译后记	(506)

童年的岁月 (1893—1910)

稻田里的竹排上坐着一位少年，他那满头蓬松的黑发下面是一双有神的大眼睛，下身穿着一条肥胖的蓝色裤子。他身材单薄，但个头对他那尚未成年的年龄来说颇高了点。他的任务是看护稻苗，防止鸟禽侵害。

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个田园山冲，一片土墙草房隔断了山峦的绿茵。在山冲的中部有一座小石桥，小男孩的身旁放着一本翻旧了的书，书中可谓是包罗万象，可就是没有对平静的大自然和亚洲民农在二十世纪黎明时分的日常事务的描写。

这个农家孩子姓毛，“毛发”的毛，他的学名叫泽东，即“润泽东方”的意思。

在一片绿色的山坡旁，有一座农家四合院，主人是治家严谨的毛先生。他身材不高，脸庞瘦削，留着髭须，一副对周围的一切都十分焦虑的神色。十八亩农田的家业构成了他的世界，他为此而日夜操劳。

泽东就出生在这个坚固而平静的粘土坯筑成的房子里。现在，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家庭生活中也就出现了一些紧张气氛。

入夜，四周一片静寂，空气燥热，只有阵阵蟋蟀的鸣叫。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走动，整个山村似乎已完全溶合进大自然之中。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夜晚是农民们的绝对睡眠时间，但是在这炎热的乡村之夜，一线微弱的灯光从毛先生家传出。泽东正坐在没有玻璃的窗户下挑灯夜战，他正在专心阅读一本英雄传奇式的小说《水浒》。他那发黄的挂满汗珠的脸贴近一盏小小的菜油

灯，油灯的灯头只有黄豆粒大小，而且两边还要用被子遮住，以免灯光射出去，因为毛先生不喜欢他的儿子夜里点灯熬油。

一片池塘把毛先生一家与其他农户隔开。有一天，池塘边发生了这么一幕。人们穿着走亲访友时才穿的衣服，站在这个长满莲藕的池塘周围，气氛是令人尴尬的、沉默的。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假象，因为毛先生正极力控制着他那即将爆发的火暴脾气。站在他面前的满脸通红的泽东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刚刚在毛先生的家里发生了一阵争吵。父亲当着客人的面在客厅里指责他是个懒惰而又无用的孩子，泽东顶撞了他的父亲，然后跑出家门。父母都出来追赶他，客人们也莫名其妙地跟在后边。泽东跑到了池塘边上，并声称如果他父亲再靠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去。

这一突然袭击使毛先生失去理智的暴怒缓和了下来，争吵也停止了。为了结束这种尴尬的场面，毛先生提出，只要泽东对他的无礼表示道歉或叩头表示以后顺从就行了。泽东在客人面前的反抗举动暴露了他的性格，所达成的和解也只是一种妥协和让步。泽东向父亲道了歉，但是只做了半磕头（一只膝着地），毛先生许诺不再打他。

毛先生一家的生活比韶山大部分人家都要好些。在1900年后的几年间，即在泽东的童年时期，毛先生把这个家庭从贫穷状态变成了一个较富裕的家庭。1904年，毛泽东10岁时，他家只有十八亩农田，三年以后就增加到二十四亩。毛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四千五百斤稻米，除此之外还有约七千斤稻米的剩余可供出售。毛先生雇了一名长工，做粮食和生猪的投机贩卖生意，同时还通过放高利贷的手段赚钱。他弄到一笔本钱后就开始买进其他农户典当的土地。毛先生的家里看起来还相当景气，有一头牛、一座粮仓、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

这座土墙住宅原是泽东的爷爷在1878年建造的。随着毛先生家境殷实富足，对住宅进行了扩建和整修，显得比过去气派多了。最初这里住着两户人家，一家姓毛，一家姓邹。当泽东看到自己家的房子换成瓦房时，邹家的房子仍然是草房。

泽东是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的。与他同龄的其他孩子享受不到这种优厚的生活。他没挨过饿，衣服不多但从不一衫褴褛。他的母亲把这个家收拾得井井有条。最令他头疼的是他的父亲，他的渴望就是在精神上能得到滋润。

韶山美丽而宁静。在那个时代，人们出门时还是靠自己的一双脚。各个村落之间都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村落的布局依自然地理格局而固定下来。在这里的几百户人家中，毛姓家庭因其血缘关系而形成广泛的家族网络，但是对于莫大的韶山来说，人烟还是显得稀少，除了青山绿树和一片片的庄稼以外，到处都是石头。

山脚下是红色的土地。绿色的水稻田里泛着银白色的光，象一面点缀着斑点的巨大镜子。清新的竹林衬托出烟雾弥漫的蓝色山峦，并排而立的参天松树，好像在严肃地保卫着它们赖以生存的山坡。

从一些地名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与大自然的融洽。韶山的意思是音乐之山，传说古代有位皇帝巡游时曾在此休息，并在其中的一座山峰上演奏过韶乐。距韶山最近的两座小城（湘乡和湘潭）因流经附近的湘江而得名，同时湖南省也简称为“湘”。

这里没有报纸，任何消息都是通过口头传播，外地发生的新闻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传到这里来。如果来了北京皇宫的布告，首先召集农民大声宣读，以示周知，然后就把布告贴在小学校的墙壁上。就像毛姓家族的成员并不在一起居住一样，这里的人家大多都是单门独户。一个家庭对其成员来说就是一个世界。

韶山也是毛泽东的天地，直到16岁永远离开它，在此之前，他从未远离家门三十里以外。

湖南是一个富饶而生机勃勃的中原省份，这里充满了传奇色彩，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湖南人在与人谈到这块土地时，喜欢告诉你湖南是70%的山地、10%的水，加上20%的可耕地。这是对湖南极好的概括。

除了北部有洞庭湖以外，湖南的东部、西部和南部都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因此这里的人们形成了粗犷的气质，连绵的群山经常有一帮一帮的土匪出没。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既有精明狡诈的一面，也有勤俭朴实的特点。在毛泽东以后所作的诗词和散文中，高山的形象是时而宏伟壮丽，时而桀骜不驯，时而无往不胜。

境内众多的湖泊和四条江河使湖南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毛泽东从6岁时就喜欢游泳，他后来世界观的形成，几乎可以说与他的中流击水、江河拍浪是分不开的。

湖南低坦的平原是中国的主要粮食基地。有句俗话说，“湖南收成好，全国能吃饱”。同时，这块人口众多的平原还有着丰富的政治传统，不管是在商业还是在思想领域，长沙常常领导着中国的新潮流。

在湖南，韶山既不属于高山峻岭，也不能说是无垠的平原。毛泽东既有山地居民的特性：粗陋朴实、反叛精神、英雄豪杰意识，又继承了平原人民的传统，热爱读书、良好的组织思想和关心世事。如果说湖南人的性格是山岭的粗犷与平原的平和相结合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湖南的儿子。

在毛先生家，一件极普通的可以算作装饰物的是挂在房梁上的一串串红辣椒。和大多数湖南人一样，毛先生吃饭时喜欢有辛辣的调料。在这种家庭长大的泽东，一生都喜欢吃辣味食物。

其他地方的中国人经常是密切注视着湖南的局势，他们也并

不否认湖南人是英勇顽强的。当时在全国一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只要还有一个湖南人在，中国就不会被征服。”

湖南人旗帜鲜明、性情豪爽、我行我素。他们大多都有宽宽的前额、深眼窝、红面颊，他们是中国的普鲁士人。毛泽东也没有成为一个平庸之辈。

韶山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山外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北京，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奄奄一息。中国是极端落后的，在1910年，当毛先生开始闯荡世界的时候，偌大的帝国在其繁荣的表象背后却连一米长的铁路也没有。

中国像西瓜一样在被欧洲列强分割。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在他出生以后的几个月时间内，日本出兵中国。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大胜中国，使中国的统治阶级大为震惊。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的社会思潮，也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涌向中国，冲击着中国人的心灵。

就在泽东出生前夕，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出版了一本描述他的英国见闻的书，书中对西方世界的描绘使孔夫子的信徒们大吃一惊。还在毛泽东3岁蹒跚学步的时候，中国的首批赴日留学生已启锚东渡了。

反对满清傀儡政府的浪潮像暴发的洪水在迅猛高涨。在毛先生的青年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几乎推翻了满清王朝，但后来，清政府在欧洲人的帮助下平息了这次起义。在泽东的童年时期，中国发生了旨在修补封建王朝的政治改良运动。虽然从现在的目光看，这种运动很不彻底，只是一种尝试。

在泽东出生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孙逸仙（1867—1925）写了一份请愿书，标志着他从改良向革命的转变，推出了粉碎旧中国的战斗计划。守旧派总是设法抵制变革，他们叫喊着用生命作为变革的代价，这是对传统观念的挑衅。泽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旧